

陈捷延／著 作家出版社

毁灭

与

捷延影视剧作品
自选集

基督告诉信徒：世界末日来到时，天使将吹起号角，提前预告这一天是否已经来临。

西风萧杀的夜，天空一片漆黑，一道蓝色的闪电伴随一声惊行踪诡秘，医生态度凶横，明星逃之夭夭……在这一系列扑朔昔日杀人如麻的监狱，今天成了救死扶伤的医院；昔日的罪的医生……冤家路窄，狭道相逢，这家国恩仇，情理冲突，盘根错节。

人们，接着，洪爆发。

大地崩裂，天昏地暗瘟疫流行……

个黑影从天而降……会神秘被杀，兄妹的背脊下，一个灰衣幽灵在徘徊……魁成为今天的病人，昔日的囚犯成了今天难解难分……

毁灭与生存

一九九〇年春 王任重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题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毁灭与生存/陈捷延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063-3529-8

I. 毁… II. 陈… III. 戏剧文学-剧本-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6905 号

毁灭与生存

作者: 陈捷延

责任编辑: 唐杰秀

装帧设计: 耀午书装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华英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405 千

印张: 30.75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529-

定价: 6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文学需要真性情

· 凌申 ·

那年冬天忒冷，坐在合肥没有暖气的剧场里看戏，脚冻得生疼。散了戏，回到宾馆打算冲个热水澡，几位来自马鞍山的不速之客敲响了房门。寒暄毕，说明来意：马鞍山市话剧团演出反映医德医风的讽刺喜剧（即本书中收入的《不该收留的病人》）遭遇“对号入座”，非文化的干扰给剧团造成不小的压力，希望我这个北京来的“专家”能给予一点关注。讽刺文艺引来对号入座是中国特有的国情，法制建设那时还没有上路，乍暖还寒，长官的舌头根子比棒子棍子更狠。我知道中小城市剧团生存的艰难，所以谈得很投机。客人中有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个子不高，话不多，衣着古板，眼镜片后面一脸的严肃又不失谦和，像一个刚从讲台上走下来的中学教员。交谈中知道了他就是这个戏的作者，业余的，本人是当地一家大医院的医生。再一问，家在安庆，便多了几分亲近，因为安庆也是我祖辈漂泊的最后一站，是我填履历表时必须写上的籍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是我与捷延的第一次见面。时值1984年年初，安徽省举办首届艺术节。

一晃儿，二十多年过去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发生了出乎所有人想象的变化。捷延的社会角色也经历了医生——专业作家——政府官员这样不停顿的改变。我和捷延是那种见面不多，牵挂不少的朋友。只要通个电话，就有说不完的“共同关注”。唯独很少谈戏。不是我们不喜欢戏剧，而是因

为不愿意让功利与浅薄亵渎我们心中的神圣，那唯一一种从远古流传至今，囊括了人类全部情感，调动了人类全部潜能，让我们倾心追求过的艺术。所以当他把这本厚厚的自选集清样拿给我的时候，我着实吃了一惊，在我因各种原因与戏剧渐行渐远的时候，作为专业编剧，他选择了坚守，坚守心中的艺术，坚守心中的理想。

剧本原是为舞台和银幕写的，严格地说，它只是导演和演员创造艺术形象的文学基础，而不是供人阅读的。但我一向认为，读好剧本同样是优雅的艺术享受，是读者与作者之间不受他人（导演与演员）干扰的对话。有的剧作读起来像诗，比如莎士比亚；有的剧作读起来像市井风俗画，比如老舍；我读捷延的剧本呢？坦率地说，像读史，一代同龄人的心灵史，成长史。

与共和国同龄的这一代人是幸运的，他们幸运地无缘纠缠了中国人百余年的战争血腥；这一代人又是不那么幸运的，他们的生命之舟刚刚启航就被裹进运动与斗争的漩涡。他们唱着“荡起双桨”长大，为“东风压倒西风”欢呼雀跃，“瓜菜代粮”扼不住他们成长的渴望，“把思想红旗插遍全世界”的口号忽悠得他们热血贲张，以至于写情书的时候都要首先写上“祝领袖万寿无疆”。这样的一代人想没有理想主义都难。捷延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看到理想主义的色彩，而贯穿所有作品的经线则是关注普通人命运的真感情。《不该收留的病人》写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而其中所抨击的发生在医院里的种种丑恶，不是至今仍旧在困扰着中国城乡的普通百姓吗？我不能不佩服捷延在政治上的敏锐和前瞻。收入本书的电视专题片剧本《毁灭与生存》成稿于1989年，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理念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被倡导的时候，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捷延就已经开始在为环境保护奔走呼号了。现在我们似乎有点忌讳谈作品为政治服务，但断然把作品与政治分开，以为只有风花雪月才是人民大众真正的需要也有失偏颇。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当一个作家准备把他的作品公诸与众，而不是只写给自己看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梦想、他对人类心灵的探究就已经有了政治的意义。

也许正是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决定了捷延作品的风格：一种

结构严谨、寓意深刻、语言老道又不失活泼的创作风格。风格即人，人在时空中存在，个人的风格总是打着个人成长期的空间（环境）与时间（年代）的印记。好比“八〇后”一代写不出“伤痕文学”一样，我们这一代肯定也写不好“下半截”的。捷延在安庆长大，这个依在长江臂弯里的人居，空间文化积淀深厚，是安徽的老省城。鸦片战争后，此地风云际会，陈玉成的太平军在这里与曾国藩的湘军血战；革命志士徐锡麟在这里慷慨就义。一大批名垂史册的政治文化精英在这里涌现，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他那怀宁同宗前辈陈独秀先生。家族的长辈曾给过他什么教诲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家学渊源给了他深厚的国学功底，他写得出特别地道的格律诗让我辈望尘莫及。捷延的叔祖父陈声鹏先生是当地蜚声遐迩的老中医，动荡的年月，无疑影响了他少年时代悬壶济世的职业取向，在那全国都轰轰烈烈“停课闹革命”的年代，他却凭自修完成了中医学院的全部课程，并在上世纪70年代初第一批招工时就进了冶金部下属一家大医院做了一位正规中医大夫，主管干部病房同时兼看门诊。在看病还不兴挂专家号的三十多年前，马鞍山十七冶医院门诊大厅里，天不亮就有人排队挂陈大夫的号……不管行医还是从文或者后来从政，生活中的捷延总是那样的诚恳认真、一丝不苟、有板有眼、敢做敢当。我知道他待人总是满腔热情，人缘极好；但事关大是大非又总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不管面对的是权威还是权贵。我没有亲眼见过他和别人拍桌子，但早些年我却不只一次在文艺圈里听到他拍案而起的段子。平日里克己复礼，温良恭俭让，骨子里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宁折不弯，这点血性颇像他那位同宗的前辈。从某种意义上说，捷延写的剧本也是他开的处方——疗救社会的文化处方。读他的剧本，领略他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对科学与艺术的看法是一件乐事。

捷延后来调到文化部门搞专业创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弃医从文”不乏先例，远已有之，近亦有之。然而，当他后来选择离开文艺界到政府工作并调到北京中央机关成了一个部门的头头就让周围的人感到意外了。但我能理解。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我知道他不愿意做看客，他更喜欢上场比赛。现代社会，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需要“官员”这样一种职业。

官，总要有人做的；谁做，大不一样。

从医、从文、从政，发挥自身的潜能，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捷延的人生轨迹显出率性而为的与众不同。孔子说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率性”翻译成现代语言不就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做自己喜欢做并擅长做的事情”吗？孔子把率性天真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可见，先秦的中国人比秦以后的子孙们活得潇洒。人类的潜能无比宽广，而生命个体的潜能却是有限的并各有短长。追求完美是人类的天性，一个人有哪个方面的潜能适合向哪个方向发展，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追随自己心灵的呼唤把握自己生命的方向，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是个体生命最理想的状态。而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则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状态。社会理想状态的实现尚待时日。眼下，我们只能顺势而为，尽可能真实地生活，活出生命的质量。

不久前，捷延约我在他过几年退休后做一次徒步旅行，从北京走向安庆。计划能否实现姑且不表，这提议本身就体现了他率性而为的真性情。我其实更希望他退休后能重操旧业，为中国的观众再写几部好戏。如同他曾经固执而长久地表现的医院题材一样，近二十年的官场生活将是捷延创作的富矿。

二〇〇五年国庆于北京

目 录

序：文学需要真性情

凌申 .1.

啊，大海……

（电影文学剧本） .1.

昔日杀人如麻的监狱，今天成了救死扶伤的医院，昔日的罪魁成为今天的病人，昔日的囚犯成了今天的医生……冤家路窄，狭道相逢，这家国恩仇、情理冲突，盘根错节、难解难分……

李月华

（电影文学剧本） .45.

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愿意将自己的痛苦化为他人的幸福，不惜将自己的鲜血一滴一滴流过去以饲别人……人

生长的时代无法选择，但美德犹如宝石，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更为璀璨夺目。

追求

(电影文学剧本) .95.

茫茫的原始丛林，千古野人之谜……十年浩劫，乾坤混沌，人妖颠倒，亲仇难辨……谁人能彻底解开这戈尔迪之结？

在崎岖的山道上

(电影文学剧本) .171.

两千年前，扁鹊就能望而知病，华佗即可剖腹探脑……中华医药，博大精深，可今天却远远落在世界的后面……中西合璧，几代人的梦想，是科学道路上本来就充满坎坷，还是真理长河中布满了人为的暗礁？

百万宝藏之谜

(电影文学剧本) .227.

西风萧杀的夜，天空一片漆黑，一道蓝色的闪电伴随一声惊雷，一个黑影从天而降……会计神秘被杀，兄妹行踪诡秘，医生态度凶横，明星逃之夭夭……在这一系列扑朔迷离的背景下，一个灰衣幽灵在徘徊……

未完成的手术

(电影文学剧本) .267.

不结果的树木是没有人去摇动的，只有那些果实累累的枝头才会遭到暴风雨般的石子袭击……一个人可以允许陌生人发迹，决不允许身边的人崛起……心脏血管狭窄能够手术，但人的心胸狭窄又怎么医治……

十八号病床

(话 剧) .317.

同一张病床，同一个病人，开始冷若冰霜，拒人千里之外，转瞬热如烈火，恨不奉为上宾……这一夜之隔，天渊之别，翻云覆雨，究竟为何？非常年月，非常事件，至今仍令人深思……

不该收留的病人

(讽刺喜剧) .339.

“……钱是好东西，有了它黑的可以变成白的，丑的可以变成美的，泻的变成补的，贱的变成贵的，连没病也可以变成有病，轻病也能变成病危……”

医疗改革，一个艰难的话题……

长生梦

(新编黄梅讽刺喜剧) .385.

千里招摇，普天同庆，万岁求仙，不老长生……皇皇金殿上供奉的究竟是甚……文武百官一个个胆战心惊，露出原



形……

毁灭与生存

(大型电视专题片) .425.

基督告诉信徒：世界末日来到时，天使将吹起号角，提前预告人们，接着山洪暴发，大地崩裂，天昏地暗，瘟疫流行……这一天是否已经来临？

跋

陈捷延 .477.



啊，大海……

电影文学剧本

昔日杀人如麻的监狱，今天成了救死扶伤的医院；昔日的罪魁成为今天的病人；昔日的囚犯成了今天的医生……冤家路窄，狭道相逢，这家国恩仇、情理冲突，盘根错节、难解难分……



第一章

1

叠印：《人民日报》特大铅字标题：“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议，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朱德委员长主持了会议，
华国锋副总理在会上作了说明……”

叠印：《解放军报》大号铅字标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七日通过……”

叠印：《光明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南方日报》、《吉林日报》、《新疆日报》、《新华日报》大号铅字消息：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城市中心的报亭，一张张报纸飞出窗口。人们争相观看这一重大消息……

飞奔的列车上，报纸在人们手中飞快地传递着……

大江的轮船上，旅客们在争相传阅着……

一张大幅传真照片：最高人民法院向原蒋介石集团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颁发特赦释放通知书，照片放在制版桌上。

某大报编辑部，编辑人员正赶制排版……

照片化为银光屏上的活动影像……

这是某大型医学科学研究院，漂亮的小会议室里，一群医学科研工作正围坐彩色电视机旁，收看实况转播。

在这群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医务人员中间，夹坐着一位年近花甲头发斑白，穿着朴素便服，庄重而又慈祥的老人，这就是我们的女主人公——庄英。

此刻，庄英似乎心情焦急地等待着什么，她手里按着一只皮箱，并不时向外张望着。旁边的姑娘们好像是故意作难，一次又一次地将她按坐在椅子上。

庄英苦笑着摇摇头。她实在无心看电视，从怀里掏出一份表格，在翻看着，琢磨着……

通过电视反射的荧光我们可以看到表格一行文字——“204 新药试验规划”

姑娘们沉醉在电视实况中……

电视荧光屏渐渐扩大，占据整个银幕……

2

战犯管理所大礼堂。

颁发释放战犯通知书仪式正在进行。

战犯们依次排队走在台前，领取通知，一个个毕恭毕敬，充满了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

礼堂里，不时爆发起一阵阵感激的掌声、道谢声和互相祝贺声。

惟有一个身材细长，面容清瘦的中年人，孤独地坐在最后一排。他始终危襟正坐，神情淡漠。好像周围发生的一切，根本与他无关。他正遐想着什么。

“钟醉明——”，前面有人在喊。

中年人无动于衷。

“原国民党临海战区军法处特别顾问钟醉明先生——”

中年人还是木然地僵坐着，似乎没有听见。

一个身材粗壮，须发斑白的老战犯余再生慌忙跑过来猛推了中年人一把：“钟醉明，喊你呢！”

钟醉明愣了一下，惶然地：“喊我?!”

余再生着急地：“是呀！快去呀！”

钟醉明似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还在犹豫着。

前面又传来喊声：“钟醉明先生——”

“到！”钟醉明猛地从木椅上弹起，“啪”地一个立正。用那机械的旧军人步伐，快速走到台前。

最高法院代表双手递过释放通知书。

钟醉明双手接过，呆立。

代表笑着：“钟先生，你自由了。”

钟醉明如梦方醒，“啊”了一声，一个向后转，欲走——，他猛然想起什么，又来一个急速回转，立正站定，向着最高法院代表深深一躬。

周围响起一片掌声。

钟醉明回到后排。余再生和战犯们围上来，纷纷向他道贺。

钟醉明紧拉着余再生的手，使劲地摇晃着：“余再生，这不是做梦吧?!”

余再生笑着指指他的鼻子：“这个书呆子，特赦通知书都拿到了，还不相信么？……老钟，出去后你准备上哪儿?”

钟醉明：“这……我还没想过。”

余再生：“我们一道回临海怎么样?”

“临海?!”钟醉明闻言一惊：“不！那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去，如果许可的话……”

余再生惊讶地：“怎么？你还想去……”他愤怒的止住了。

钟醉明慌忙辩解：“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和你过去的身份不同，留大陆上恐怕不太合适，所以我想要能去香港……”

余再生生气地打断他：“香港？不！我不能让你再去那些鬼地方。”

“老余，你听我说……”

“不用说了！”

最高人民法院干部宋亮走过来。听到他们的争执，笑着插话道：“余先生，钟先生如果真要去香港，那也可以。”

余再生：“啊？！”

宋亮：“政府允许，还付给路费。如果在那儿不行，再回来，我们也欢迎。你看——”他拿出一份文件：“这上面华国锋副总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钟醉明接过文件，飞速地一字一句地看着，惊喜地抬起头：“那……我现在就走，行吗？”

余再生：“老钟！……”还欲阻拦。

宋亮止住余再生，向钟醉明道：“完全可以！不过还要先请你们参加宴会，中央首长接见，然后到全国各地参观……”

钟醉明惊愕得张大了嘴吧。

3

雄伟壮丽的北京车站。

列车汽笛长鸣。

旅客们纷纷进站，上车。

一列客车车箱上标着：北京——临海。

庄英从一位医生手里接过小皮箱，与送行的专家、教授们一一握手告别，登上车门。

一位青年旅客帮她找好位置，把皮箱安放在座位底下。

青年旅客：“同志，你去哪儿？”

庄英：“临海”。

旅客：“医生？”

庄英惊异地打量着对方：“嗯，你怎么知道？”

旅客笑着指指皮箱上的小红十字，“呶，这不明摆着的记号。在京工作吗？”

庄英：“不，我是来参加医学科学院新药研讨会议的。”

旅客兴趣地：“哦，什么新药？”

庄英对这位爱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旅伴笑了笑：“204，治疗心脏病的。怎么，你也感兴趣？”

青年旅客脸上露出了异常兴奋的光彩，他正要说什么，又一批人上车，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了。

旅客越来越多，车上的座位顿时紧张起来。

宋亮带着钟醉明、余再生等上车，但已经没有座位了。

宋亮东张西望，神情焦急。

庄英打量了一下他们，热情地站起：“同志，坐这儿吧。”

宋亮“哪您……？”

青年旅客忙站起来，向庄英道：“您年纪大，我来让吧。”

宋亮：“太好了。老同志您坐下吧。”

庄英从座位下接出皮箱，爽朗地：“不，你们正好两人，我坐这个就可以了。”

“那怎行？”

“客气什么，到前边一站就有下车的。”庄英说着就要把钟、余二人让上座位。

二人犹豫不决。

宋亮感激地向庄英道谢过，安排二人坐下。

庄英拉过皮箱，坐在一边。

余再生看看庄英，在钟醉明耳边低语了几句什么，钟醉明无限感激地点点头。

列车起动，驶出车站。

4

歌声。

雄壮豪迈的《伟大祖国站起来》歌声起：

红日出东方
光芒照四海
英雄的社会主义祖国
顶天立地站起来
人民作主人
神州山河改
松柏四季青
鲜花开不败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率领我们——
昂首阔步向前迈……

歌声中：

繁华的十里长街、沸腾的工厂学校、美丽的楼台亭阁从车窗外徐徐掠过。

连天碧绿的麦苗、遍地金黄的菜花、满山满坡的映山红渐渐展现在眼前……

歌声中：

列车穿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雄伟的黄河、长江大桥，呼啸

前进。

祖国大地阳光灿烂，春光明媚。到处是鲜花，到处是红旗，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景象……

歌声中：

庄英和旅客们兴奋地观看着，交谈着。

余再生手搭凉棚，贪婪地把头伸出窗外……

钟醉明焦急地踮起脚跟张望着……

宋亮在指点着、解释着。

余再生感动的面容。

钟醉明惊讶的神色。

飞奔的列车。

“北京——临海”车箱上的鲜红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临海站”——巨大的红字站牌耸立云霄，熠熠生辉。

站台上，庄英提着皮箱出现在车门前。

接客的人群中，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年姑娘——解放疾步迎上前来：“庄阿姨——！”

庄英惊喜地：“解放——！”

解放一把接过庄英的皮箱，噘着嘴装出不高兴的样子：“怎么才回来，人家都接三次了！”

庄英笑了笑：“会议延期了两天。怎么，等急啦？我不在家这些日子，大家都好吗？你爷爷好吗？”说着在解放脑袋上拍了一下。

解放扑哧一笑：“好，好，我爷爷听说您要回来，天天催我和志强到车站来接您呐。唉，咱们的新药上面怎么讲的？”

庄英沉吟地：“这……问题还不少，还要继续试验下去。科学院领导要求我们争取在‘十·一’以前拿出成果来，向国庆献礼”。

解放：“哦！”

庄英：“院里情况怎样？”

解放：“哦，我忘了告诉您，我们的试验大楼盖起来了，地下手术室也建成了！”

庄英：“地下手术室？”

解放喜不自禁地：“嗯！设备可洋气啦！”

一辆小轿车从她们身边驶过，宋亮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向庄英招呼“同志，再见。”

庄英挥手：“再见”。

解放：“走，我送您回家吧。”

庄英：“不，还是先去医院吧。”

解放：“医院今天要来人参观，我爷爷他们正忙着接待客人呢。”